

公孙梦 著

佛心魅影

(上)

蓝天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一代恶枭慕容彪，被武林正道讨伐后，没收了他的紫晶白玉马，并将其囚禁塞外。

数年后，紫晶白玉马的秘密渐为武林人物所知：它不仅是罕世珍玉，且能疗伤治病，助人练功。广元道人捷足先登，窃宝藏匿。一时间，各派人物纷纷出动，腥风血雨，刀光剑影，使人不寒而栗，阴谋、陷阱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武林世家的谢士海一家惨遭屠戮，华北名侠邯郸七义抛尸荒郊，歌舞班子迭遭偷袭，白衣少女落入魔掌，两架紫晶白玉马出世，三位广元道人现身。

为防止宝物落入魔教之手，并阻止慕容彪重出江湖，肆虐武林，一对武林新秀在正义之士的支持下，不畏艰险，屡战群魔，数探匪巢，最终制伏了黑道魔头，夺回了紫晶白玉马，消除了一场武林浩劫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舞队双姝 | (1) |
| 第 二 回 | 雕刻艺人 | (20) |
| 第 三 回 | 血巾谜语 | (43) |
| 第 四 回 | 紫晶雕像 | (61) |
| 第 五 回 | 山中罹难 | (78) |
| 第 六 回 | 荒山相逢 | (99) |
| 第 七 回 | 紫晶白玉马 | (111) |
| 第 八 回 | 往事峥嵘 | (133) |
| 第 九 回 | 荒园鬼踪 | (161) |
| 第 十 回 | 鬼域伎俩 | (179) |
| 第 十一 回 | 岳州恋情 | (200) |
| 第 十二 回 | 洞庭狂澜 | (219) |
| 第 十三 回 | 破解字谜 | (237) |
| 第 十四 回 | 硬闯天狮峰 | (253) |
| 第 十五 回 | 九九魔焰阵 | (275) |
| 第 十六 回 | 宝物是假 | (311) |
| 第 十七 回 | 柳暗花明 | (327) |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十 八 回 | 墓穴怪人 | (351) |
| 第 十 九 回 | 恶战魔棍 | (379) |
| 第 二 十 回 | 身陷魔网 | (400)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金龙混元剑 | (416)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广元真人 | (437)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| 夜探琅琊山 | (456)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| 初会独眼魔 | (475) |
| 第 二 十 五 回 | 改邪归正 | (497) |
| 第 二 十 六 回 | 技惊神火帮 | (507) |
| 第 二 十 七 回 | 四象神火阵 | (545) |
| 第 二 十 八 回 | 慈心和尚 | (574) |
| 第 二 十 九 回 | 蚀心掌 | (593) |
| 第 三 十 回 | 现出本相 | (624) |
| 第 三 十 一 回 | 初探虎穴 | (637) |
| 第 三 十 二 回 | 再探养晦庄 | (656) |
| 第 三 十 三 回 | 无敌邪神 | (676) |
| 第 三 十 四 回 | 一指神锤 | (691) |

第一回 舞队双姝

东京开封，相国寺附近，市场繁华，摆摊设点，算命卜卦，卖艺杂耍，形形色色，无所不有。

离相国寺十来丈的一块空地上，一阵笙竽箫管之声，伴着珠圆玉润的唱腔，招徕得人外有人，圈外套圈。

附近还有不少人众，纷纷离开所站之处，挤到圈外，踮足引颈，瞧个稀奇。

这不是耍拳舞刀，表演一趟子武术；也不是小猴儿唱大戏，独个儿蹦来跳去；更不是耍那用线牵的木偶，唱一出古戏。

在这里献艺的，是一支舞队。

在那时代，官府供养的叫“队舞”，主要演给皇家贵胄、高官显门观赏。

而平民百姓能见到的，就是这种以宗族、家室为班底、师徒相传的舞队了。

舞队把大曲、诗词、朗诵和舞蹈汇合在一起，有群舞、独舞、独唱、合唱，有吹奏、对白。

而舞蹈内容多以前人小说为题材，具有故事性、戏

剧性。

因舞队来自民间，表演的内容也就广泛得多，既有对农人劳作耕耘的赞颂，又有揭露贪官污吏的鞭笞，或是描绘民间习俗及异族风情。

他们走街串巷、走村过镇，不辞辛劳，因此，也倍受百姓们欢迎。

此刻，这支舞队正在演“扑蝴蝶”。

十个年纪在十六七岁的少女，身穿大红袄裤，手舞葵花扇，正翩翩起舞。

她们动作轻灵，舞姿优美，特别是领头的那位姑娘，模样儿长得特别灵秀，水汪汪的一双大眼，东瞄西瞅，要抓一只花蝴蝶呢！

而操演“花蝴蝶”的姑娘，却穿了一身白绸衣裤，手持一只纤细的竹竿，竹竿头上用细绳儿吊着一只白绸制的蝴蝶，两只翅上画了不少图案花纹，做得十分精致美观。

这位白衣姑娘抖着线上的蝴蝶，有她自己的舞蹈。

十一位姑娘，个个都是美娇娃。

而最漂亮的姑娘，就数红衣队里的领队和操蝴蝶的白衣姑娘了。

红衣姑娘是圆脸儿，白衣姑娘是瓜子脸。

大概，她们的区别也就只那么一点。

你说，牡丹与菊花，孰好看些？花儿各有各的美，该说都好看。

在舞队的背后，站着一对中年夫妻，男的五十不到，女的四十有余。

这对夫妻自然是这个舞队的班主。

他俩的旁边，站着六个年青小伙，吹笛吹笙、击鼓鸣锣，各有各的差使。

“扑蝴蝶”演完，围观人众欢呼不已。

有那性急的，伸手进囊，抓一把铜钱儿就往场里扔，引得人们个个急忙仿效扔几个大钱儿，家富的则扔银块，甚至连二两重的都有。

姑娘们由场中退下，准备着第二个舞蹈。

那六个小伙子，则每人托一只铜盘，将扔到场子中的铜钱儿拾起来。

此刻，一个小伙子搬了张条凳放到场中，那领头的红衣姑娘，抱着一支琵琶进场坐下。

随后，白衣姑娘来到她身边站好。

红衣姑娘玉手在琵琶上一挥，先拨了一段引子，接着白姑娘樱口一启，如黄莺出谷，唱了起来：

“把酒留君听琴，
谁堪岁暮离心？
霜叶无风自落，
愁云不雨空阴。
人愁荒村路细，
马怯寒溪水深。

望尽青山独立，
更知何处相寻？”

她唱的是前朝一位诗人的送别词。

头两句写友人举杯饯行，饮酒听琴，畅叙别情，不胜悲凉。

三四句写窗外景物，叶落阴天，处处萧瑟。

五六句写人马心情，路遥而险。

最后两句写知友已去，孤独愁烦远望青山，何时才能与友人再相逢？

白衣姑娘唱得情真意切，动人心腑。

人生离别本是一大憾事，然而终不可免。

歌中的离愁，催动了听众的肝肠，特别有那离乡背井出门飘泊，或与亲人友人长别离的，可说是声声共鸣，难怪有人也悄然下泪了。

一曲歌罢，场中寂然无声，只有圈外人声嘈杂。

但一忽儿之后，众人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，不约而同地大声喝彩，铜钱儿和碎银两雨点般扔进了圈内。

就像突然爆发出来的彩声一般，人群中突然又响起了阵惊呼。

红衣女子和白衣女子正要退场，听到这样的惊呼，不禁朝人们注视的地方望去，两人也止不住怦然心跳。

原来在遍布铜钱的地上，有五锭银子亮晃晃地闪光。

这银子一锭就是十两，谁出手这么阔绰？

其实，令人众惊奇的，还不不仅仅如此，而是五只元宝一个摞一个，像一截银棍子。

没有人进场把元宝一个个摞起来，即使这样做了，五只元宝也无法摞在一起。

显然，是给银两的人下手掷的。

何等高明的手法！这样的本领显示在大庭广众之中，难免要惊世骇俗了。

进场拾钱的一个青年，正好拾到了堆积起来的银两旁边。

他面色平静，伸手就去拿银两。

这么多的银子不要，岂不是个傻瓜。

他从顶上的一个开始拿，可是却没有拿下来。

原来，元宝与元宝之间，好像粘合上了。

他略感惊疑，运动手指，再抓元宝。

“慢！”班主张大成阻止道。

青年便直起腰来，回头望着班主。

“先拾制钱。”班主道。两眼不住打量观众。

一忽儿制钱拾毕，只剩那五十两银子像根小银柱似地直插在那里。

张大成抱拳道：“列位，‘鸿雁班’路过京城宝地，特向各位献艺，有手头方便的，便请资助少许，手头不便的，就请捧个场儿。现下有位客官出手阔绰，赏银五十两，不知可肯现身一见，面点戏目，以答心意。”

没人答话，也无人插言。

张大成等了一会，续道：

“客官既然不肯赏脸，在下就此谢过。”

说完，他径自走到银两跟前，弯腰伸手，一个接一个将元宝抓在手中，抓一个抛一个，看也不看，便将五个元宝打发了，毫不费力。

而适才拾制钱的青年则站在鼓架前，一只一只将元宝接下，放入一只箱匣里。

班主看也不看就能将元宝扔到青年那儿，不偏不倚、不高不低。

这一手，又博得了一阵喝彩。

就在这时，忽见三个制钱箭一般朝班主胸前射到，直击班主前身三处大穴。

张大成刚往横里迈步，不料三个铜钱忽地一分，成了六个铜钱，霍霍有声，眼看避之不及，腰腿上少不得要挨一下。

这样的暗器手法，又有几人能躲过？铜钱象飞钹，一面朝上、一面朝下，旋转飞进。

先是两枚铜钱迭在一起，中途另一枚才散开，出其不意击人。

围观人众惊异之下，发出了阵阵惊呼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喇”地一声，众人只见什么东西一闪，“扑”一下，两枚钱币滚落地下。

另外四枚却朝对面的人群飞去。

紧接着对面的人丛中，飞出两只铜钱，“当当”四声，击落了四枚铜钱，六枚铜钱同时掉落地下。

众人惊讶中透了一口气，定睛看时，却原来是唱曲的白衣姑娘舞动了她先前跳舞时用的那只绸蝴蝶，一下子把两枚铜钱击落。

至于从人丛中飞出的两枚铜钱，却不知是何人打出的。

镜头之准，力道用得之恰到好处，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白衣姑娘这一手，引得众人喝彩。

可她却朝打落四枚铜钱、替围观人众挡灾的方向瞧个不停，想找出这个人来。

但她未能找到，只好扭头朝施发暗器的方向探视。

显然，掷打铜钱的人不怀好意，舞队的男男女女面现忿色，齐朝一个方向紧盯。

张大成虽然免遭一劫，却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知道，今日遇到能人了，来意显然不善，要十分小心应付。

他双手抱拳，声色不动，道：

“谢谢各位的赏金，让敝班给各位演一套杂耍。”

他见无人再施暗器，便从容退场。

拾铜钱敲鼓的后生，大步上场。

另外一个后生提了两张条凳，把它放在场中。

先前的后生将条凳竖起，再把另一张凳竖立在条凳

之上，像是架云梯。

两条条凳接龙般竖在那里，居然也不跌落，后生轻轻一跃，用足尖点在上头那条条凳上立住，使个“金鸡独立”架式。

众人为之喝了一声彩。

接着他往上一跃，在半空收腹缩腰，头下脚上，落下来时两手一分，握住两只凳脚，竖个蜻蜓。

然后放开一只手，只有一只手握凳脚，两足在空中乱舞。

围观人众中又爆发出一阵喝彩声。

须臾，抬凳的年青年人从平地跃起，两足踩在倒立青年双足之上，不踢不滑，稳如踩在巨石上，又引得一阵喝彩。

那青年忽地跃起半空，倒立之青年已直立凳上，两手齐肩抬起，空中之青年头下脚上，四手相握，竖得笔直。

喝彩声中，又有四枚钱币朝两人打来。

“呼呼”有声，铜钱至半途忽而分出八格，一共十二枚朝两人击来，疾若流矢，万难抵挡逃逸。

围观人众又是一阵呐喊，如惊雷天降。

舞队男女诸人均大骇，但已无法救援。

白衣女子娇叱一声，绸蝴蝶疾飞而至，弹琵琶的白衣女子玉手一抬，“嗖嗖嗖”打出三只袖箭。

绸蝴蝶去如闪电，一下扑落了六七枚铜钱，三只袖

箭也打中了三枚，剩下两枚已不足为害，被两个年青人轻而躲过。

他两人一个往上，一个下地，然后并肩立着。

围观人众以为是舞队一伙故意干的，以增添惊险气氛，于是又轰然喝起彩来。

红衣女子疾步走过去，拾起自己的三只袖箭，和白衣姑娘站在一起。

她小声道：“燕姐，这人是故意行凶，把他抓出来！”

白衣姑娘叫谢飞燕，比红衣姑娘张云雁大两三个月。

谢飞燕道：“看班主怎么处置。”

张云雁道：“我爹向来息事宁人，不会出声的。”

果然，只听张大成道：“列位，今日暂且别过，明日再会吧。”

围观人众正看得高兴，忽然听说不演了，俱都大大扫兴，有那性躁的，便叫喊起来。

“当家的，收了钱不演，以后还想在京城混吗？”

“演演演！别扫大爷们的兴！”

先前在凳上要杂技的年青人叫张克虎，他是云雁的长兄，走过来对爹爹说道：

“有人存心不良，但我们岂能怕了他，今日如此收场，只怕明日也演不成。爹，演吧！”

张大成觉得儿子的话不无道理，只好又拱手向观众

道：

“列位，既然大家有兴，敝班再为各位献上一支舞，以谢各位热忱。”

参与耍杂技、在张克虎足上表演的那青年叫常世雄，他立即走回原地，拿起了笙，开始吹出一段引子。

接着张克虎敲起了鼓，其余四位小伙子吹箫的、吹唢呐的，也跟着奏了起来。

这回跳的是“跑早船”，谢飞燕张云雁没有出场，只把两对俊眼，朝铜钱儿袭来的方向掠看，想找出暗算的人来。

但人头攒动，密密麻麻，哪里找得出来？

谢飞燕小声道：“还有人帮助呢，也是一位高手。虽说这铜钱还伤不了我姐妹，但其助人之心可嘉，只是没法子找出人来。”

张云雁道：“发铜钱儿的人用心恶毒，暗器手法也高明得很呢！也不知他与我们有何冤仇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施毒手！”

谢飞燕道：“你我年岁太轻，江湖历练又少，这些事待会儿问班主吧！”

“跑早船”演完了。接着，该她二人上场。

两人跳了一个名曰“童戏”的舞。

二人貌美如花，又装小孩子的动作，天真烂漫，惹得一千人众眼也直了，有的为喝彩把嗓子也叫哑了。

舞毕，铜钱儿又如雨点般掷来。

谢、张二女刚要退场，陡见一小物飞来，直奔谢飞燕。

谢飞燕玉手一抬，早将它抓在手心里，软绵绵的，是一团纸。

她心中一动，也不点破，悄悄背转身，站在锣鼓家什旁边观看。

这是匆匆写就的字条，墨迹未干就揉作一团扔了来，因此字迹模糊，但勉强看得清：

请姑娘注意，发金钱镖的人非比等闲，不知与姑娘等人有何仇嫌？望告与班主，速收场离去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彼等并非一人，还有更厉害的高手环伺，若再演下去，只怕有害。过路人敬上。

谢飞燕忙将字条儿递给张云雁，道：

“快送与班主去。”

张云雁匆匆瞧了一遍，走过去递给班主。

张大成一看，随后将条儿揣在怀里，然后四下里向人众作揖，道：

“列位，敝班曲目已唱完，感谢……”

话未完，有人吼道：“叫那穿白衣裳的妞儿唱一个！哪有收了钱就忙收场的，莫非是一伙骗子不成？”

接着有人应道：“收了这许多银钱，怎么不演了？退钱来！退钱来！”

这一叫，惹得许多浮浪子弟也跟着大吼大嚷，一时间秩序大乱。

张大成为难了。

今日在东京刚刚拉开场子，眼看一鸣惊人，大可演出若干时日，不想今日有人捣乱，不收场怕惹祸事，收了场的确有些说不过去，民众慷慨解囊，说明他们喜欢“鸿雁班”的乐舞。

作为一个艺人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如果就此收了进去，只怕当真让人误会，“鸿雁班”尽是势利之徒，有了钱就不肯演了。

因此，听见观众如此叫喊，他比谁都难受，是冒险演下去？还是不理民众的要求，自顾收场回舍？他心中举棋不定。

他的夫人吴玉芹赶忙问他：

“大哥怎么啦？”

他将条子摸出，递与玉芹看了。

吴玉芹一咬银牙：“这些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，演下去，咱‘鸿雁班’不能对不起观众，反正是祸也躲不过去！”

这话鼓起 了他的硬劲，感到心头一热。

未及开口，吴玉芹袅袅婷婷走到场中，人们开始安静下来。

吴玉芹也是跳舞出身，年青时十分美貌，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了，依然风采依旧，绰约多姿。

她寒着粉脸，大声道：

“各位，并非本班耍尖，蒙大爷们抬举，中途就收场，如此不识相。只因有一下情，不得不向各位陈述……”

众人听她说有原因，便十分注意地听着。

“适才各位瞧见了，敝班演出时，有人以铜钱当镖，暗算我们，差点就出了人命。敝班为了不辜负各位，仍然继续表演，结果又遭了暗算。所以，为了避免出事，敝班只好提前收场，好在各位亲见，不必多说。现各位赏识敝班，敝班也就横下一条心，再为各位演下去！”

这么一说，人群混乱起来。

有那胆小的，生怕祸及自身，还是走之大吉，于是往外推挤。

有那胆大的，则大声喝彩，表示他们还要看下去。

更有一些刚来的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拼命往圈里挤。

就这样，你出我进，挤挤嚷嚷，这秩序怎能不乱？

吴玉芹一席话，鼓起了全体艺人的劲。

张克虎立即擂鼓镇场。

他一腔怒火，全发泄到两只手上。

这鼓声有疏有密，有重有轻，竟似一个人在大声宣泄他心中的块垒，慷慨激昂，使人血脉贲张。

鼓声吸引了吵吵嚷嚷、推推挤挤的人们，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